

土地與記憶——從『懷坦吉條約』¹ 談原住民認同與權利

謝若蘭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文化學系暨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毛利人和英國皇室在 1840 年簽訂『懷坦吉條約』在紐西蘭社會與憲政及法律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奠定了毛利人與歐洲白人（Pākehā）之間的關係以及和其他族群共同居住在這塊土地之依據，也奠定了紐西蘭的憲政體系成為英國政治架構的基礎。而一般人權與法律或政治學者將紐西蘭毛利人與外來侵入殖民者的和平共楚機制視為一個值得參考的典範，然而也有許多研究指出毛利原住民權利雖是受到殖民者的高度保障，但並非因此而產生真正的族群和諧，因此檢視『懷坦吉條約』的歷史脈絡有助於探究其殖民與被殖民的張力與其產生原因的相關性解釋。

本文聚焦於『懷坦吉條約』，全文以此條約來探討毛利原住民與 Pākehā 所發展的夥伴關係或者是國中之國的觀念，並以其後續相關條約與相關事件來看原住民族集體權對於土地與環境的保障與其產生之認同動力。

關鍵字：『懷坦吉條約』、認同、權利、毛利族人、土地權、集體記憶、後殖民

¹ 本文 *Treaty of Waitangi* 以『懷坦吉條約』稱之，台灣似乎尚無慣用漢文翻譯。全文請見附錄一。

壹、前言

根據毛利(Māori)²口述歷史的傳說³，在 1350 年左右太平洋群島的毛利人乘坐獨木舟渡海來到紐西蘭(Aotearoa⁴ / New Zealand)，並在當地落腳生根，逐漸建立起屬於毛利人的社會。在荷蘭航海探險家於 1642 年到達紐西蘭後，接著於 1769 年由英國船 James Cook 所率的船隊也來到這裡，並以英國國王的名義殖民起這個由毛利人所建立的國家。1814 年起基督教傳教士也跟隨而至，藉由聖經教育而改變了不少當地的傳統，並因此帶毛利人到其英國屬地看其他的社會狀況。根據文獻記載，截止簽訂 1840 年『懷坦吉條約』之前，生活在當地的外來新移民 Pākehā⁵ 約計兩千餘人，與當時人口約有十萬餘的毛利人共同生存於毛利人的土地紐西蘭 (Treaty of Waitangi Information Programme, 2005a: 4)。

英國與其全世界各國殖民地簽署的大多數條約和協議多已被人們遺忘，但是 1840 年，毛利人和英國皇室簽訂了『懷坦吉條約』至今不僅舉世皆知，更重要的是『懷坦吉條約』在紐西蘭社會與憲政及法律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該條約奠定了毛利人與 Pākehā 之間的關係，也成為毛利人和其他人共同居住在這一塊土地之依據，並奠定了紐西蘭的憲政體系成為

² 毛利為一個統稱，意思為普通人(ordinary people)，為大約五十幾個主要 iwi (就毛利的觀念而言是一個擁有土地與獨立主權之國族——nation，英文習慣稱謂是 tribes，漢文為部落) 所組成，而 hapu 則是 iwi 下的支族，但若勢力範圍大到某一程度可自成為一個 iwi (Gnzm, 2002: 4-6; Gnzm, 2002: 620-21)。一般我們將 iwi 與 hapu 全都放在相同地位談，這才會造成一般認為當初簽署『懷坦吉條約』有超過五百位酋長。

³ 少數毛利人也流傳著原生傳說，拒絕是移民自外地的說法。大部分學者則認為毛利人屬玻利尼西亞人(Polynesia)，根源應為東南亞（或甚至近年來的 DNA 驗證指出根源出於台灣），比歐洲白人早到紐西蘭至少有一千年之久(Sharp, 1994: 620; Metge, 2004: 1-4)。

⁴ Aotearoa 是毛利人對這塊土地的稱呼，意為長白雲之地(land of the long white cloud)。對於此名稱的來源與正名之爭議，請看 Justice and the Māori ("New Zealand Action Plan for Human Rights: Priorities for Action 2005-2010," 2005: 12-13)。本文大部分採台灣慣用漢文 New Zealand 之翻譯——紐西蘭。

⁵ Pākehā 是毛利人對歐洲白種人的稱呼。

英國政治架構的基礎。1907年紐西蘭正式成為英國政體下的自治領土，1947年則獲得自主權而成為一個具有完整土地及主權之國家。

一般人權與法律或政治學者將紐西蘭毛利人與外來侵入殖民者的和平共處機制視為一個值得借鏡的範例，而綜觀國內多數研究與關心原住民族法政專業者多半抱持對於紐西蘭原住民族政策的正面肯定態度，如現任台灣民主基金會高正尙副執行長於多年前實地參訪紐西蘭後極力建議國內參考紐西蘭模式（高正尙，2001：21、27）的原住民族政策，而就原住民族人權評估而言也認為紐西蘭原住民人權上相較於台灣、美國、加拿大而言，毛利族在紐西蘭是較受到保障而總評分比較高的（施正鋒、李安妮、朱方盈：2005），或有語言學者提出『懷坦吉條約』是毛利人爭取各項權利的主要依據（張學謙，2002：158），而泰雅族的律師楊志航也多次提起設立像紐西蘭的「原住民土地法庭」(Native Land Court)，讓所有土地契約經過法院信託、核可才能簽定來減少以漢人中心的司法制度（高有智、楊秋蘋：2004）。

然而許多研究亦指出毛利原住民權利是受到殖民者的高度保障，而因此產生的族群和諧現象其實在某種程度是一種表現或只是的錯誤的迷失(Havemann, 1995)，而在最近的紐西蘭政府的人權諮詢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ssion)中的有關族群和諧關係的十年具體行動中亦指出許多人權上的缺失，其中教育大眾認識『懷坦吉條約』是人權的具體保障是要務之一（New Zeal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懷坦吉條約』）。那麼從這個紐西蘭個案我們究竟可以學習到什麼？本文將聚焦從『懷坦吉條約』來探討毛利原住民與 Pākehā 所發展的所謂夥伴關係 (partnership) 或者是國中之國 (The Nations Within) 的觀念，並以其後續相關條約與相關事件來看原住民族集體權對於土地與環境的保障與其產生之認同動力。

在進入正式探討之前，作者必須簡單交代一下本文所選用詞彙 (terminology) 與引用之意涵。一般慣用 Indigenous Peoples 為原住民族，另 First Peoples 一般指全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不管是殖民統治下的政治

經濟或人口的強勢或弱勢族群均涵蓋於此稱呼的意涵中，而相對於第一世界 (First World) 的強勢，第四世界 (Fourth World) 則意指全世界各地政治經濟或人口下的弱勢原住民族，通常亦被各地原住民族企圖成爲另一勢力的原住民族自我集體稱謂。另 First Nations 通常是加拿大對印地安 (American Indian)、因紐 (Inuit)、馬緹司 (Métis) 的原住民族集體權利宣稱，代表先前對當地的擁有權以及先前政治組織的自主權。毛利人也常稱紐西蘭爲 Occupied Aotearoa 來代表毛利人曾經對擁有當地以及對當地的政治組織之自主權。

再者，誰是毛利人，或說紐西蘭毛利原住民的身分認定爲何？在紐西蘭的戶口普查所呈現的毛利人定義時有更改，而依據 1989 年的『毛利事務重整法案』 (*Māori Affairs Restructuring Act 1989*)，1990 年『Rununga 部落法案』 (*Rununga Iwi Act 1990*)，以及 1993 年的『毛利土地法案』 (*Māori Land Act 1993*) 原則上定義了毛利人爲紐西蘭毛利族人或其後代。許多學者就此一官方定義認爲紐西蘭社會認爲自願性或強迫性因爲通婚或社會接觸而有雙重或多重文化認同者同時可以合法的擁有毛利身分與其身分所附的權利與義務 (Nesti, 1998; Metge, 2004: 39-42)。至於情感上的認同，不管是單一性的或多重性的族群或文化的認同，當代學者亦有不少就認同理論與性別差異的觀點來闡述，使得探討原住民身分認定的範圍從法政層面的探討擴散到認同政治與差異的爭辯 (Mpeke-Maxwell, 2003)。

本文採後殖民觀點探討，在近數十年來有許多對於原住民族居住在第一世界紐西蘭、加拿大、美國等地區的「殖民內涵」的適用性與最佳描述之爭議，如殖民主義 (colonialism)、後殖民主義 (postcolonialism)、內部殖民 (internal colonialism)、文學/語言殖民 (paracolonialism)、內部文化殖民 (domestic imperialism) 等種種不同用法。但是在此與特別提出的第一世界或是「第四世界」的「第一民族」，其「原住民族」的地位與意涵明確且其受殖民的事實是不容置疑的。至於對於後殖民一辭的用法，英文上有不同方式呈現，如 post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post) colonialism 等。

後殖民論述學者 Ashcroft、Griffiths、與 Tiffin 提出使用後殖民一辭涵蓋從被殖民的時刻到目前為止不曾間斷的過程所受到的殖民過程影響下的文化 (Ashcroft, et al, 1989: 2)，本文除了借用上述定義，認為後殖民一辭並非以時間為切割點，另外加強此一概念是透過借喻殖民者的意識 (colonial tropes) 來強加嵌入而對於土地與文化記憶的扭曲 (McClintock, 1995: 8-20)。

貳、『獨立宣言』與『懷坦吉條約』及其相關史實

一、『獨立宣言』

自十八世紀末的航海家探險遠征毛利人國土之後，前往該地定居的歐洲白人與日俱增。1820 年到 1840 年年間是毛利社會對外接觸最多，社會改變劇烈的時間。這段期間毛利的多位酋長開始與英國皇室見面，1831 年十三位酋長因為外侵者的湧進，決議共同請英國國王 King William IV 正式保護紐西蘭。1835 年，法國也看上了毛利人的這塊適合貿易和定居的土地，開始大量購置土地。由於貿易者和定居者之間的非法交易增加快速，英國政府為保護英國本身的貿易利益的前提下，於 1832 年任命 James Busby 為英國駐紐西蘭公使 (British Resident) 來遏制對於英國貿易利益不利的非法交易活動 (Treaty of Waitangi Information Programme, 2005b: 3-4; Havemann, 1995)。

儘管 James Busby 出任公使並負責當地治安，但非法交易活動以及土地交易的數量仍持續增加，因此英國政府認為有必要採取有效措施來加強對毛利人土地的統治。為了應對這一局面，James Busby 在沒有來自英國皇室的授權之下，試圖讓毛利酋長們放棄原本的習慣法則與法規制度，建議毛利酋長們採用西方式的英國王室與北部三十四位毛利酋長共同簽署了一份毛利語的『獨立宣言』⁶，宣佈紐西蘭為英國所屬的獨立國家，同時還

⁶ 毛利語稱為 He Wakaputanga o te Rangatiranga o Nu Tirene。英文則為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宣佈未經毛利人許可，任何人/國家不得對紐西蘭擁有任何權利。雖然當時位於英國的殖民局 (Colonial Office in England) 清楚知道紐西蘭並非其殖民地而不想負責任去保護，但是受到當時傳教士們的影響而認為英國對於紐西蘭有政治權力，因此英國皇室於 1836 年認知此一『獨立宣言』的存在，幾乎等同於認為紐西蘭是毛利人拱手請求殖民的。此一『獨立宣言』的簽署從一開始的 1835 年持續到 1839 年共有五十二位酋長以紐西蘭族群聯盟 (Confederation of Chiefs of the United Tribes of New Zealand) 為集體聲明，宣稱每年將於懷坦吉鎮有聯合會議制定法律，上面宣稱為回饋英國皇室的友誼與保護，毛利人願意繼續請英國保護到自己有能力獨立為止 (Treaty of Waitangi Information Programme, 2005a: 7-8; Treaty of Waitangi Information Programme, 2005b: 3-4; Treaty of Waitangi Information Programme, 2005c; Pocock, 1998: 483-88)。

當然，歷史與語言學者指出英國皇室與毛利人所謂的保護關係之間的認知或保護到什麼地步有所不同。英國駐紐西蘭公使巴士比多少為了爭功而促成毛利酋長們簽此『獨立宣言』請英國保護，並將此看成是讓紐西蘭成為英國屬地的一步，然而在簽此宣言的毛利人的眼中，這宣言是讓英國皇室保障其主權⁷，並協助其達到獨立的證明。另外，毛利語言專家認為這份宣言中的“matua”在英文被解讀為懇請英國皇室繼續像「父親」保護他們就像小孩一樣是誤解原意，毛利語是指就政府制度上而言毛利的英國政府體制與經驗與英國相較是如同小孩與父親般，因此需要借重英國的協助讓他們能真正獨立 (Treaty of Waitangi Information Programme, 2005a: 8)。總之，此宣言一直不被認真的考慮其效用，因為多數酋長並不認同自己要聽從於所組成的紐西蘭族群聯盟，而且雖然酋長們宣稱每年將於懷坦吉鎮有聯合會議制定法律，但尚無證明舉行過任何一次聯合會議 (“The Story of the Treaty - Part 1,” 2005: 9)。一直到了一八四零年英國皇室開始想行使對紐西蘭得統治權，『獨立宣言』開始被常常提起而成為簽訂『懷坦

⁷ 毛利語 mana motuhake 或英語的 autonomous rights。

吉條約』最具說服性工具條約之一 (Cox, 2002: 124-26; Havemann, 1995; Gnz, 2002)。

二、『懷坦吉條約』

在 1839 年英國皇室派遣 William Hobson 擔任當地行政長官，而其使命就是透過與當地的毛利人酋長簽訂條約，完全取得英國對毛利人土地的統治權 (Treaty of Waitangi Information Programme, 2005b: 6)。爾後一般人視為紐西蘭建國文憲的『懷坦吉條約』正是透過英國駐紐西蘭公使 James Busby 的溝通，讓紐西蘭族群聯盟的酋長們與 William Hobson⁸ 見面討論土地交易問題。在會議前已經準備好英文版本的條約草案內容，而毛利語版本則連夜由基督教傳教士 Henry Williams 翻譯而成，於會議中以雙語版本呈現給大約五百名毛利人與兩百名 Pākehā 參與會議人士公開辯論與討論。一開始有些對於條約的簽訂真正背後動機抱有疑問，而哈柏森原本以為辯論會持續許多天，但經過一些較大族的酋長們陸續發言傾向贊成條約內容後，隔天再次集合開會宣讀條約內容，當天，也就是 1840 年 2 月 6 日⁹，有四十多位酋長簽署條約，並以英國式二十一響炮慶祝此一特殊時刻。

其實『懷坦吉條約』並不是一次在同一地點收集到那麼多的酋長們之聯合簽署的。當初因為溝通傳達不便以及擔心遺失之故，有許多不同簽署之條約張本 (Sheet) 一起同時流傳到各地供簽署，到最後有九份順利傳回來，包括有：

- (一)由大約 240 位簽署的 The Waitangi Sheet。
- (二)由大約 14 位簽署（於 1841 年才傳回，因為哈柏森當時中風而由為 Shortland 為英國簽署代表）的 The Manukau-Kawhia Treaty Sheet。
- (三)由大約 32 位簽署，唯一以官方英文 (official English text) 的版本，具有 William Hobson 的親筆簽名及封印的 The Waikato- Manukau Treaty。

⁸ Busby 介紹 Hobson 是來自英國的酋長 (a rangatira/chief from the Queen of England)。

⁹ 後來這一天也被定為紐西蘭國慶日。

- (四)由大約 5 位酋長簽署（無簽署日期），一般猜測應是與 The Waikato-Manukau 一起的毛利文版本的 The Printed Sheet。
- (五)由大約 21 位簽署（無簽署日期）的 The Tauranga Treaty Sheet。
- (六)由大約 26 位簽署的 Bay of Plenty/Fedarb Treaty Sheet。
- (七)由大約 27 位簽署的 The Herald-Bunbury Treaty Sheet。
- (八)由大約 132 位簽署在翻譯的傳教士 Henry Williams 所負責奔波的 The Henry Williams Treaty Sheet。
- (九)由大約 41 位簽署在與 Henry Williams 版本格式一樣的 The East Coast Treaty Sheet。

總之，經過 Pākehā 們的奔走與說服之後，全紐西蘭各地共有五百多名酋長，其中包含超過五名的女性酋長，分別於不同的版本上簽署『懷坦吉條約』(Treaty of Waitangi Information Programme, 2005c)。當然，有許多酋長並沒有簽署，因為所屬地區並沒有傳閱到條約，而有些則完全拒絕，譬如有名的酋長 Te Heuheu 不願簽署的理由是不願將土地的主權交在一個女人（英國女皇）手上（“Timeline of the Treaty,” 2005: 5-7）。當其中不乏對於 Pākehā 不信任或完全不理會的毛利族酋長們。

這樣一個被視為紐西蘭建國文憲的『懷坦吉條約』，到底在當時意味著什麼？為何酋長們願意相繼的簽署呢？當代著名的毛利律師 Ngati Pukenga 指出：

『懷坦吉條約』...，也就是不管毛利族人要求擁有任何權利，最基本的就是有關保護原住民族以及他們特殊的生活方式。文化、經濟、以及政治在紐西蘭社會的生存空間是毛利族人們所面臨最迫切的議題。就我自己的看法，這也是當初一八四零年的時候酋長們的擔憂之處。(Williams, 1993: 82)

而 Mead 亦指出『懷坦吉條約』對於毛利人的五個具體保證為對於土地及家園的主權以及毛利人所擁有的一切、英國女皇將保護範圍擴及到紐西蘭並照顧每一個毛利人、賦於毛利人英國屬地的之人民的所有權利及優

勢對待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British Subjects)、保障屬毛利人的權利與財產、以及讓毛利人享有和平與良好秩序。Mead 更進一步指出任何人不需要去了解太多的紐西蘭歷史都可以從『懷坦吉條約』條約中看出這些保證並沒有真正實現 (Mead, 1993: 61)。

先前提過正式『懷坦吉條約』是兩種語言並列，並各都包括三個條款，但是從英文翻譯成毛利文僅一個晚上時間，並且由於許多法律性字眼充滿曖昧，所以兩個版本的文字上之用法及精確性有待商榷，因此自簽署之日起，對該條約的解釋卻一直存在著許多問題（見附錄一）。舉例說，『懷坦吉條約』第一條所談的是統治權 (sovereignty)。英文版本說毛利人同意交出自已的主權或統治權 (kawanatanga)，交給英國王室。雖然英文版本中說明將權力完全移交給英國王室，但毛利文版本中卻表示毛利人與王室分享權力。第二條是有關酋長地位 (tino rangatiratanga) 問題。毛利文版中許諾給毛利人（酋長）權利（力）並讓他們擁有現有的財產(taonga)，而英文版本是說允許毛利人治理與掌控自己原本用有的土地、森林、漁場以及其他物產，但是在毛利文版本中，所使用 taonga 這個詞則表示著包括了對語言和文化等內容的擁有權和保護權。第三條則許諾毛利人享有大英帝國臣民相同的權利，但其原有的道統和風俗權利也應得到保護 (Havemann, 1995)。正因為如此所延伸的爭議，於是有了許多與土地相關的法案通過，也有了「懷坦吉法庭」¹⁰ (Waitangi Tribunal) 的設置。

三、「懷坦吉法庭」

雖然『懷坦吉條約』被認為是紐西蘭的重要建國文獻，但毛利人的權利卻長期以來受到忽略，而原本應是與英國皇室之間的關係也從夥伴關係成為殖民關係，毛利人更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大量的失去了土地。這主要原因是因應 Pākehā 對於土地的需求激增，紐西蘭政府利用國家政策立

¹⁰ 請參考「懷坦吉法庭」官方網站 <http://www.waitangi-tribunal.govt.nz/>。

法的行使分別在 1862 與 1865 年通過『原住民土地法』(*Native Lands Act*)，或以武力沒收、或以賤價低購，或是使用『原住民土地法庭』¹¹ (*Native Land Court*)來強行徵收併購，侵占毛利人的土地 (Macdonald, 1990; Pocock, 1998)。1953 年的『毛利人事務法』(*Māori Affairs Act*)¹² 制訂之目的則在於整合和修訂有關毛利人土地的相關法案，並整合和修訂與毛利人有關之法律的某些條文，這些都再再顯示毛利 Pākehā 之間的土地衝突與糾紛日趨嚴重，也引起毛利人的集體意識之凝聚力量¹³。

毛利人意識到土地的流失之族群危機，從 1970 年代開始動員發起集體抗爭，從街頭抗議運動訴求到與政府的訴訟與談判協商，政府才逐漸歸還一些土地，1975 年通過『懷坦吉條約法』(*Treaty of Waitangi Act*)，設立了「懷坦吉法庭」，接受毛利人針對土地權及資源擁有權所提出的各種申訴來進行調查與調解或判決，另外，『毛利土地法』(*Māori Land Act*) 在 1993 年通過之後，『懷坦吉條約』中的原住民土地權才正式承認而受保障。『懷坦吉法庭』至今受理了許多毛利族群向政府提出的權利訴案件，而多數案例中，通常裁定政府以金錢或歸還土地的形式做為對毛利人的賠償(Meyers, n.d.; Fleras, 1992; Armitage, 1995; Durie, 1998)。舉例說，1995 年底紐西蘭的官方 Queen Elizabeth (當時的首長) 親自簽下 Waikato Raupatu 法案，具有皇室為 1863 年武裝入侵 Tainui 族的不道德與不正義的歷史事件正式道歉的意涵。另外在 1996 年皇室與 Whakatohea 族簽下賠償條約，正式為 1865 年英國殖民者刻意竊佔土地的行爲做出具體道歉。當然，這過程雖然是透過毛利人的意識覺醒發起社會抗爭運動，國際原住民族的對殖民政府抗爭與控訴層出不窮或多或少也相互鼓舞，而『國際原住民權利宣言草案』¹⁴ (*The Draft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的起草再次訴

¹¹ 「原住民土地法庭」是依據『原住民土地法』所設立。1954 年起改稱「毛利土地法庭」(*Māori Land Court*)。請參考「毛利土地法庭」官方網站資料(<http://www.courts.govt.nz/maorilandcourt/homepage.htm>)。

¹² 請參考公共電視網站所彙整的『1953 年毛利人事務法』。

¹³ 除了本節的簡短討論外，請參考附錄二毛利土地相關立法彙整。

¹⁴ 請見附錄三『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與土地相關之條約內容。

說出原住民族的土地與認同等權利是迫切需要被重視與肯認的 (Quentin-Baxter, 1999; Cox, 2002)。

參、土地與記憶——集體權

Land is fundamental to Māori identity. The word for land, whenua, is the word for placenta. The placenta of Māori children are returned to the land. Māori are tangata whenua¹⁵ in their tribal homelands. (Gnz, 2002: 621)

土地對於全世界所有原住民族來說具有極其特殊的意義，也因此成為原住民族國際相關法則的關注重點之一。毛利語中的“whenua”簡單說法是土地上的人 (people of the land)，雖然常常只是一個來區分本地人或毛利人的不同，但其延伸意涵為一個人真正能與地方產生連結必須是擁有祖先的土地，也就是外來殖民者無法真正與當地有所連結 (Metge, 2004: 107-9)。原住民與土地的連結不僅是與生俱來的，也是代代相傳，甚或說是大地的兒女 (Children of Mother Earth)，因此對於土地的不可切割性不僅於擁有土地與懷抱土地，其中包含了對於土地的關懷與敬畏。加拿大籍的原住民作家 Ennis 曾經說過如此的話來說明原住民與土地的關係與權利：

我們與大地的連結是自古以來當我們最早的先祖在的時候就有了，而且這種連結讓我們對於我們的母親大地有著尊敬與責任。我們的族人要有照顧我們的母親大地的義務，而這樣的責任是自古以來傳給我們的天責，回報給我們的是我們的神聖母親大地帶給我們永續的自足。道理就是這麼簡單，相互尊敬與互生互賴的就是我們與土地的關係，土地是我們的與生俱來權利，我們的人權，我們的原住民權利 (Ennis, April 2002)。

台灣原住民文學『老鷹再見』是一位排灣族女子¹⁶ 透過西藏旅遊札記，

¹⁵ 毛利語，是一個特殊稱謂來區分本地人或毛利後代與外來者的不同 (Metge, 2004: 107-9)。

¹⁶ 利格拉樂·阿女烏本身即是漢人與原住民通婚卻認同原住民身分的作家，阿女烏的認同轉變與經歷常見於她的著作與演說中。

從中思考部落「土地」生命及背後所賦予的意涵（伊苞，2004），透過在西藏旅遊時所有的自然景觀經驗與人文接觸，伊苞聽到的仍然是來自家鄉大武山的呼喚。伊苞透過父親的話「有一天我走了，你拿什麼做依靠」（2004: 7），而想起家鄉的土地，並隱約聽到了祖靈的啓示與註解：

從小我和父母中日以山林為伍，父親在生活中總是費盡心思地要我學習大自然的生命力，父親總在山林的生活中，傳承祖先留下來的生活智慧」（2004: 7）。

另外一位台灣的排灣族原住民作家利格拉樂·阿女烏(1997)也就原住民與土地關係提過「土地所代表的意義，正是原住民文化的全部。」(82) 然而當面對與外族接觸後的結果是土地的流失與族群的不信任，她說：

在歷史變遷的過程中，外來的強勢民族，憑藉著武力和謊言，自我們的祖先的手中，鯨吞蠶食原住民土地，不但得不到尊重，連「族群共融」的夢想，都變泡沫一場，飄蕩在歷史的空中（利格拉樂·阿女烏，1997: 82）。

換言之，透過與土地的關係是一種集體歸屬感的連結，是一種神聖的關係而非一般的擁有的觀念而已，而當土地被剝奪後接著而來的是一種失根的危機，是一種對生存的剝奪，因此在原住民族權利中土地是一項不可或缺的集體權利。因為這樣的一種土地連結認同，原住民對於生態環境也特別的加以呵護，這種將土地視為密切不可分離的天生而來的權利與義務的觀念時而可見在全世界各民住民族的觀念中。土地不僅僅是生計的依據，更是認同的來源與基礎，土地的流失是對原住民族的集體毀滅的最有效的方式，而土地的掠奪更是全世界殖民者對原住民族的之最普遍暴力行為行使的方式之一。過去的種族屠殺可以藉由直接的殺戮或間接的生育控制，而現在我們看到的除了文化的霸權與語言的漠視之外，掠奪原住民的土地不僅僅剝奪其生存權與財產，更可說是一種慢性種族集體屠殺 (Menchu, 1984; Parellada, 2000; Nesti, 1998; Medicine, 1993; Lewis, 1996; Barsh, 1994; Deloria, 1984)。

原住民的這種與土地的關係正是對於論述環境正義者而言的一種最佳的啓蒙。人類常常視自然為相對於自身的存在，就環境正義的議題上常淪為投射拯救與保護的關係，但就原住民的觀念來看，人與土地以及其自然環境與一切生命都息息相關，是一種難以割捨的生命共同體的相互依存關係。因為所有的生命都是來自神聖的母親大地，所以任何形式的壓迫都是不被允許的，因為那是一種無法形容的至痛，自然界的萬物並不是僅僅爲了人的方便或樂趣而存在的 (Mihesuah, 1998; Merchant, 1995)。換句話說，生態主義論述或環境正義倡導者從事生態保育，並不應該只是因爲「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觀念，也不應簡約到爲了「使地球成爲一個安全、適於現在人類乃至後代子孫居住的理想家園」的提倡而已，而是應該尊重自然所帶給人類的豐富資產與心靈啓蒙，避免破壞人與母親大地的連結而讓萬物原貌得以留存 (Sachs, 1995; Shiva, 1997)。

肆、結語——民族 / 國家是遙不可及的想像共同體？

Instead of being discrete entities, Māori culture and Pākehā culture overlap, sharing a large common area. Within this common area, Māori s and Pākehā share the same experiences: but they approach them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or from different angles ... Outside this common area of culture, there are still sectors of Pākehā culture into which few Māori s venture ... and sectors of Māori culture which most Pākehā know little about. (Metge, 2004: 320)

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所學習而具有深刻的特殊價值意識與感情，和個人所屬族群的歷史記憶或集體意識，應是處於一種相互同意，甚至彼此增強的狀態。一個族群如果所屬的是一個大社會中的支配地位，或屬自己群的歷史記憶與集體意識被有意消除，將會成爲一種矛盾與相互衝突的狀態，對於此群體或者屬於這群體的個人來說，就產生認同危機。雖然對於

製造壓迫來源的支配者來說，這樣的一種消除記憶方式不管是有心或是無意造成，多少會利用這樣所產生的認同危機來從事族群的整合，藉以統合異己。然而全世界常見的例子是壓迫者成功的讓被支配者解構認同而產生認同混亂或完全失根，卻不願真正擁抱他者 (the others) 成為「我群」(we-group) 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後殖民論述如 (Bhabha, 1990; 1994; Gloria, 1987; Young, 1990) 提及對於混種者 (文化上的 hybrid 或說是血緣上的 mix blood) 而言，雖然有可能擁有雙邊的互相涵化影響，卻往往不被任何一方接受為「我群」，既非完全「他者」，也非完全的「我群」一部分，雖然可以接受自己擁有這樣的混種特質，但是面對「你用什麼來證明你的原住民身分認同」¹⁷，或「你到底有多麼純種」¹⁸ 的疑問時，尤其是對於長期被殖民的原住民族而言，無疑是一種挑釁與污蔑。

因為這樣產生所謂「族群」問題與根源，不同領域有著不同的詮釋觀點。例如多數政治科學著眼在自由民主、平等正義的根基上；社會學理論強調認同政治與差異；人類學觀點放在文化差異與群體接觸現象。而近十幾年來大量的後現代、後殖民、後解構等也連結了認同、全球化等來探討尚未解決的族群議題 (May, 2004; Anderson, 1983)。那麼，透過紐西蘭的例子，我們看到了一個什麼樣的族群議題？或說，一個不同族群 (Māori 與 Pākehā) 企圖透過契約 (『懷坦吉條約』) 來以夥伴關係所建立的國家的組成是如何的被呈現？

¹⁷ 台灣西拉雅族是一個典型例子。弔詭的是，許多不同領域研究均顯示西拉雅族的存在是一個歷史與現代的事實，但不管是漢人或官方認同之台灣原住民族卻常常質疑西拉雅族的原住民身分認同的誠意。身為一個在血緣上幾近純正，文化認同上為完全原住民認同的西拉雅族女子，面臨來自外界的認同質疑所產生的尷尬處境一直是個人在學術上與日常生活中的認同難題與挑戰。

¹⁸ 除前述台灣原住民作家利格拉樂·阿女烏的認同是一實例外，美國原住民作家 Horn (2003) 的文章亦提到：“Are you a real Indian? How much Indian are you? What kind of Indian are you? You can’t be full Indian.” (67) “How much Indian are you? .. it was a question designed to demean.” (71) “How much Indian are you? I have heard it from white people and black people.” I have heard the question from the mouths of bureaucratic and government-defined Indians protecting the casino cash. It was and is a question that comes from a civilized world and philosophy that has us surrounded and sometimes feeling overwhelmed.(72)。

民族是一種政治共同實體，由一群願意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且想要有自己國家的人所組成，除共同的血緣或文化特徵為一種認同象徵外，強調彼此有共同歷史記憶。民族應該也是同一塊土地上的這一群人能同時享有主權的共同體。當然，成為民族的這種集體認同想像過程並非捏造，必須要有事實或經由共同建造的事件是產生認同而進而有意願成為一個民族所不可或缺的認知過程(Rex, 1986)。所以，一個共同想像的群體對於多元文化的可能性是民族的根基，然而，多元文化的根基建立在彼此對待「他者」的文化價值是與「我群」一樣的，否則，多元文化的理想與群體主觀意願相違背的就是一個民族中往往是有權力的群體決定一切的正當性 (Kautsky, 1994)。

我們看到紐西蘭的原住民雖然在一開始即有『懷坦吉條約』的保障，但殖民者對於其承諾並未如同毛利人所想像的，而族群衝突也似乎並沒有因為全球化的來臨或者同化與涵化的過程而消失。我們看到雖然透過了社會運動來爭取原住民族權利後設了「懷坦吉法庭」來象徵一種補償與和解的意義，攻擊性的語言或為爭取不同族群的支持之政策性宣示畢竟讓族群和解的誠意大打折扣。例如最近的紐西蘭大選中紐西蘭第一黨 (New Zealand First) 黨主席 Winston Peters 雖身為毛利後裔，卻不時的發佈了其政黨對於毛利人政策的不友善看法，並將與生俱來的原住民的權利解釋成是一種特權¹⁹。例如在選前的一次演講會上，紐西蘭第一黨對於相關毛利事務的政策白皮書包括解除所有基於族群特權的政策、重新評估存在的族群特權部門（例如 Te Puni Kokiri--毛利發展部）、解除『懷坦吉條約』對於其他立法的優先性、用「懷坦吉委員會」替代「懷坦吉法庭」，並在二〇一二年全部解決一切以關於毛利基於『懷坦吉條約』的索償訴訟、取消現在的關於『懷坦吉條約』的教育課程、取消所有以毛利為象徵意義的職位（例如地區醫療董事會中的毛利聯絡中心等）、並重新評估一些具毛利

¹⁹ 許多人不解為何毛利人會有如此對待自己族人的做法。其實不難了解在被殖民欺壓過度的世界裡，自己人欺壓自己人的例子層出不窮，原因常常因為被有意收編或經由殖民者的洗腦（同化或涵化）後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藉以擺脫被殖民的自卑地位或不知下的由被壓迫者轉成為壓迫者的最有力的共犯與幫凶。

文化特色的政策的實施（例如是否有必要在公眾活動場合舉行毛利的歡迎儀式等）。更令人擔憂的是許多的新移民對於紐西蘭第一黨的政策訴球予以支持，並認同此目的是為了解決紐西蘭的族群問題 (New Zealand First website)。

近代研究族群關係的論述幾乎可以同意不論血源如何，文化的差異性是最有力分隔國家的因素，因此多元文化的想像成爲一種試圖打破族群摩擦的理想，也就是說因爲民族是一種「文化的社群」(Community of Culture)，或是「命運的社群」(Community of Destiny) (Otto Bauer, 引述自 Kautsky, 1994)。古典社會主義學者 Kautsky 批判古典馬克思思想家(如 Otto Bauer、Rudolf Hilferding 等人)對族群問題的處理，認爲當資本主義變得愈來愈國際化時，族群衝突會因爲語言融合與刻意的同化(Assimilation)與涵化(Acculturate)效應下而逐漸消失 (Allen, 2002)。照這樣的說法，先前提起的混種認同，應該會是所謂融合最快速一群，但拿紐西蘭的例子來看，毛利人雖然在規定上只要證明是毛利後代即可擁有法定上的毛利人身分，但一般而言後來的非毛利移民者面對毛利人擁原住民族權利保障時，會開始質疑毛利血統的純正。如此一來，原本可以是一種相對優勢，套用在原住民上面卻成爲一個永遠流離失所的窘境 (Seuffert, 2005; Mpeke-Maxwell, 2003; Macdonald, 1990)。

民族/國家，難道是個遙不可及的想像共同體之夢想？如果說強勢的主流文化將多元文化的內涵成爲選擇性的多元，在所欲建立的想像共同體裡所呈現的民族/國家仍然無法除去族群或文化之間差異而產生的高低位階之衝突。後殖民論述學者不乏提出世界各地原住民族處境的被壓迫與被邊緣化的難題，如 Ashcroft 等學者提出：

The position of [indigenous] groups such as the Māoris, Inuit, and Australian Aborigines is a special one because they are doubly marginalized – pushed to the psychic and political edge of societies which themselves have experienced the dilemma of colonial alienation. (Ashcroft, et al., 1989: 144)

正如原住民族被殖民是普遍性的事實，而因為被殖民所產生的被壓迫與被邊緣化的狀況也是全世界原住民族所面臨的共同境遇。但是回到問題的最原點，似乎看見了土地就是一切的根源。試想沒有了土地，對於族群的所有一切關係將成爲是遙遠的記憶，而這遙遠的記憶將隨時光洪流化作灰燼。這種土地剝奪行爲莫過於是對原住民族的最殘忍壓迫。以紐西蘭的例子來說，雖有著『懷坦吉條約』的簽訂，但是紐西蘭政府之於傳統毛利社會的毀約或欺騙無疑是一種變相的殖民 (Smith, 1999)。再看台灣這個環境，原住民族亦是長期以來處於被殖民狀態之下，這兩個「被殖民地」在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背後，有著「人對自然」抑或「人對人」的壓迫本質存在，人類對自然環境強制性的改變與貪婪壓榨來適應帝國殖民主義的文化生存模式，迫使原住民族去被迫要去背棄了對自然環境的尊重與敬畏，這些都再再顯示帝國殖民主義無視於生物（原住民族與土地）的生存權利 (Sharp, 1994; Metge, 2004)。

然而，對於母親大地的記憶猶存，只要尚有一絲絲的連結，原住民族的微弱吶喊將也轉成最嚴厲的控訴，企圖藉由身分上的認同，重新奪回詮釋人與土地的互相依賴和平共存之不可切割的關係之權利。法律的訂定也許不是一個最佳的選擇，畢竟那樣的一套遊戲規則仍是殖民者所熟悉的方式，然而從紐西蘭的例子所產生的效果如歸還土地與公開道歉與賠償等，看到原住民族對於土地歸還的抗爭最有效的方式，似乎還是回到以制定法律條文的方式爲最具保障。殖民者對於被殖民的原住民族如果擁有和解與道歉的誠心與決心，正式立法歸還所掠奪而來的土地是一個關鍵，也是對於保障原住民族權利的具體落實的最佳典範。

民族/國家，不會是個遙不可及的想像共同體之夢想。只要土地還在，夢想不會只是夢想。和解的誠意是可以讓土地上所有的人民一起爲理想的想像共同體一起努力來建構的。

後記

研討會結束之後修訂稿子期間，接獲美國原住民來自美國印地安法律聯盟的友人 (American Indian Law Alliance) 之新聞稿抗議紐西蘭政府官方代表 (與美國及澳洲) 企圖剝奪原住民族自決權，於最近作會議中再次提起將聯合國的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中的自決權 (Self-Determination) 換成自我管理權 (Self-Management)。這樣的舉動不僅是大開世界人權法中對於民族的保障之倒車，也再次顯示出殖民者的野心並未因人類歷史為和平的努力而減弱。殖民者對於原住民族的土地與資產的剝削永不止息，對於其自決權也欲強以剝奪，這也難怪世界各地原住民族對於政府採不信任態度居多。

附錄二、毛利相關法案彙整**

法案 (Acts)

Broadcasting Act 1989 (Part IVA)

Hauraki Māori Trust Board Act 1988

Lake Waikaremoana Act 1971

Maniapoto Māori Trust Board Act 1988

Māori Affairs Restructuring Act 1989

Māori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t 1962

Māori Housing Act 1935

Māori Housing Amendment Act 1962

Māori Land Amendment and Māori Land Claims Adjustment Act 1926

Māori Language Act 1987

Māori Purposes Acts 1926-1981

Māori Purposes Act 1991

Māori Purposes Act 1993

Māori Purposes (Wi Pere Trust) Act 1994

Māori Purposes Fund Acts 1934-1935

Māori Reserved Land Act 1955

Māori Reserved Land Amendment Act 1997

Māori Soldiers Trust Act 1957

Māori Trust Boards Act 1955

Māori Trust Boards Amendment Act 1988

Māori Trustee Act 1953

Māori Vested Lands Administration Act 1954

** 彙整於 Te Puni Kōkiri (The Ministry of Māori Development)網站資料。為方便查詢而以英文字母排序。

Ministry of Māori Development Act 1991

Orakei Act 1991

Tarawera Forest Act 1967

Tauranga Moana Māori Trust Board Act 1981

Te Rūnanga O Ngāti Awa Act 1988

Te Rūnanga O Ngāti Porou Act 1987

Te Rūnanga O Ngāti Whatua Act 1988

Te Ture Whenua Māori Act 1993 and Amendments

Te Ture Whenua Māori Amendment (No 2) Act 1993

Te Ture Whenua Māori Amendment Act 1994

Treaty of Waitangi Act 1975

Whanganui River Trust Board Act 1988

Subordinate Legislation (附屬／增修法案)

Aupouri Māori Trust Board Order 1985

Aupouri Māori Trust Board Order 1986

Aupouri Māori Trust Board Order 1996

East Coast Māori Trust Lands Block Committee's Regulations 1936

Licensed Interpreters Regulations 1958

Maniapoto Māori Trust Board Order 1999

Maniapoto Māori Trust Board Order 2002

Māori Assembled Owners Regulations 1995

Māori Community Development Regulations 1963

Māori Housing Regulations 1960

Māori Incorporations Constitution Regulations 1994

Māori Land Court (Jurisdiction) Order 1996

Māori Land Court Fee Regulations 1993

Māori Land Court Judges' Travelling Allowances Regulations 1960

Māori Land Court Rules 1994

Māori Occupation Orders Regulations 1994

Māori Purposes Fund Regulations 1937

Māori Reservation Regulations 1994

Māori Trust Boards Regulations 1985

Māori Trust Office Regulations 1954

Mawhera Incorporation Order 1976

Ngāti Whatua O Orakei Māori Trust Board Order 1997

Ngāti Whatua of Orakei Māori Trust Board Order 1983

Ngāti Whatua of Orakei Māori Trust Board Order 1990

Parininihi ki Waitotara Incorporation Order 1976

Taitokerau Māori Trust Board Order 1987

Taranaki Māori Trust Board Order 1987

Taranaki Māori Trust Board Order 1990

Te Arawa Māori Trust Board Order 1988

Te Arawa Māori Trust Board Order 1995

Te Awapuni Moana Order 1996

Te Runanga O Ngati Awa 1999

Te Rūnanga o Ngāti Porou Order 1989

Te Rūnanga o Ngāti Porou Order 1993

Whakatohea Māori Trust Board Order 1996

Whakatohea Māori Trust Board Order 2002

Whakatu Incorporation Order 1977

Whanganui River Māori Trust Board Order 1996

Whanganui Māori Trust Board Order 2001

附錄三、『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與土地相關之條約內容

- 第 25 條 原住民族有權維持並加強其與傳統擁有、佔有、或使用的土地、領域、水域、及海域、及其他資源的特有精神及物質關係，並傳承給後代子孫。
- 第 26 條 原住民族有權擁有、發展、掌控、並使用其傳統擁有、佔有、或使用的土地及領域的整體環境，包括土地、空氣、水域、海域、動植物、及其他資源。這包括所有發展及管理這些資源的法律、慣俗、及土地制度。國家應該採取有效措施來防止這些權利受到侵犯。
- 第 27 條 原住民族傳統所擁有、佔有、或使用的土地、領域、及資源如果在不自主、或是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充公、佔領、使用、或損害，有權要求取回。若不可能恢復原狀，原住民有權要求獲得公平的補償。除非獲得原住民的同意，補償土地、領域、及資源的數量、規模、法律地位必須與原本相當。
- 第 28 條 原住民族對於其土地、領域、及資源的整體環境及其生產能力，有權進行保育、復育、及並保護，並且有權獲得國家的協助、國際合作來達成目標。除非獲得原住民族的自願同意，國家不得在原住民的土地及領域上從事軍事活動。
國家必須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原住民的土地及領域上不得儲存、或處理有害物質。
國家必須採取有效措施，針對上述物質，確保監控、維護、及恢復原住民族健康方案的執行。
- 第 30 條 原住民族對於自己的土地、領域、及其他資源的發展或使用，有權決定其先後順序及策略，包括有權要求國家在批准任何影響或其土地、領域、及資源的計畫之前，必須事先獲得原住民族的自主同意，尤其是與礦產、水資源、或其他資源有關的開發、利用、或是開採。國家在與原住民族達成協議之後，必須提供合理的補償，並且應該採取適當的措施，以減輕這些計畫對於原住民族在環境、社會、文化、或精神上的衝擊。

參考書目

- Allen, Chadwick. 2002. *Blood Narrative: Indigenous Identity in American Indian and Maori*.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Armitage, Andrew. 1995. *Comparing the Policy of Aboriginal Assimilation: Australia, Canada, and New Zealand*. Vancouver: UBC Press.
- Ashcroft, Bill,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1989.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Barsh, R. L. 1994. "Indian Polic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The Trivialization of Struggle," in Lyman H. Legters, and Fremount J. Lyden (eds.), *American Indian Policy: Self Governmena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port: Greenwood.
- Bhabha, Homi.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Bhabha, Homi. 1990. "The Third Place: Interview with Homi Bhabh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Cox, Noel. 2002. "The Treaty of Waitangi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own and Maori in New Zealand."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8, No. 1, pp.123-53.
- Deloria Jr., Vine, and Clifford Lytle. 1984. *The Nations Withi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merican Indian Sovereign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Durie, Mason. 1998. *The Politics of Maori Self-Determination*. 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nnis, Dan. 2002. "Earth Mother and the People: The true Meaning of Aboriginal Rights." *Briarpatch Magazine*, April.
- Fleras, Augie, and Jean Leonard Elliott. 1992. *The 'Nations Within': Aboriginal-State Relations in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and New Zealand*.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loria, Anzaldúa. 1987.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Spinsters/Anut Lute.
- Gnzm, Dame Sian Elias. 2002. "Maori and the New Zealand Legal System." *Australian Law Journal*, Vol. 76, pp.620-30.

- Havemann, Paul. 1995. "What's in the Treaty? Constitutionalizing Maori rights in Aotearoa/New Zealand 1975-1993," in Kayleen M. Hazlehurst (ed.), *Legal Pl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Legacy: Indigenous Experiences of Justice in Canad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 Horn, Gabriele. 2003. "The Genocide of A Generation's Identity," in MariJo Moore (ed.), *Genocide of the Mind*, pp. 65-83.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Press.
- Kautsky, John H. 1994. *Karl Kautsky: Marxism, Revolution and Democrac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Lewis, Andrea. 1996. "Native Americans Struggle for Land, Liberty, and A Toxics-Free Environment," in John Anner (ed.), *Beyond Identity Politics: Emerging Social Justice Movements in Communities of Color*, pp.137-52.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Macdonald, Robert. 1990. *The Maori of Aotearoa-New Zealand*. London: Minority Rights Group.
- Maori Land Court Website (<http://www.courts.govt.nz/maorilandcourt/homepage.htm>) (2005/10/14).
- May, Stephen, Tariq Modood, and Judith Squires (eds.). 2004.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Minority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lintock, Anne. 1995.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quest*. New York: Routledge.
- Mead, Hirini Moko. 1993. "The Treaty of Waitangi and 'Whitangi'," in Witi Ihimaera (ed.) *Te Ao Marama: Regaining Aotearoa*. Auckland: Reed Books.
- Medicine, Beatrice. 1993. "North American Indigenous Wome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and Research Journal*, Vol. 17, No. 3, pp. 131-40.
- Menchu, Rigoberta. 1984. *I, Rigoberta Menchu, 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 New York: Verso.
- Merchant, Carolyn. 1995. *Earthcare: Women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Routledge.
- Metge, Joan. 2004. *Rautahi: The Maori of New Zealand*. London: Routledge.
- Meyers, Gary D. n.d. "Summary: The North American and New Zealand Experience with Indigenous Land Right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Australis."
- Mihesuah, Devon A. 1998. "American Indian Identities: Issues of Individual Choices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and Research Journal*, Vol. 22, No. 2, pp. 193-226.

- Moeke-Maxwell, Tess. 2003. "Bring Home The Body: Bi/multi Racial Maori Women's Hybridity in Aotearoa/New Zealan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ZARE/ARRE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November 30-December 2.
- Nesti, Lorenzo. 1990.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 to L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Possible Developments. The Cultural Value of Land and the Link with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http://www.mapuche.info/mapuint/nest1.html>) (2005/12/28).
- New Zealand First (<http://www.nzfirst.org.nz>) (2005/11/20).
- New Zeal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2005. "New Zealand Action Plan for Human Rights: Priorities for Action 2005-2010."
- Parellada, Christian Erni, and Alejandro (eds.). 2000. *The Indigenous World 1999-2000*. Copenhagen: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 Pocock, J. G. A. 1998. "Law, Sovereignty and History in a Divided Culture: The Case of New Zealand and the Treaty of Waitangi." *McGill Law Journal*, Vol. 43, No. 3, pp. 481-506.
- Quentin-Baxter, Alison. 1999. "The UN Draft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nstitutional Law Contexts."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aw Review*, Vol. 29, No. 1, pp.85-110.
- Rex, John. 1986. *Race and Ethnicit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Sachs, Aaron. 1995. *Eco-Justice: Linking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Watch Paper.
- Seuffert, Nan. 2005. "Nation as Partnership: Law, 'Race,' and Gender in Aotearoa New Zealand's Treaty Settlements." *Law and Society Review*, Vol. 39, No. 3, pp.485-526.
- Sharp, Andrew. 1994. *Justice and the Maori: Maori Claims in New Zealand Political Argument in the 1980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iva, Vandana. 1997. *Biopiracy: 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 Smith, Linda Tuhiwai. 1999.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Dunedin: University of Otago Press.
- Treaty of Waitangi Information Programme (ed.). 2005a. "The Story of the Treaty - Part 1." NZ: NZ State Services Commission.
- Treaty of Waitangi Information Programme (ed.). 2005b. "Timeline of the Treaty." NZ: NZ State Services Commission.
- Treaty of Waitangi Information Programme (ed.). 2005c. "The Journey of the Treaty." NZ: NZ State Services Commission.

Te Puni Kōkiri (The Ministry of Māori Development) (<http://www.tpk.govt.nz/default.asp>) (2005/10/20).

The Treaty of Waitangi (<http://www.treatyofwaitangi.govt.nz/treaty/>) (2005/11/4).

Tiriti o Waitangi 1840 -- Māori text of the Treaty with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http://scholars.nus.edu/landow/post/nz/dewes3.html#translation>) (2005/11/7).

Waitangi Tribunal (<http://www.waitangi-tribunal.govt.nz>) (2005/11/4)

Williams, Joe. 1993. "Back to the Future: Maori Survival in the 1990s," in Witi Ihimaera (ed.), *To Ao Marama: Regaining Aotearoa*. Auckland: Reed Books.

Young, Iris Marion.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公共電視網站(<http://www.pts.org.tw/~abori/law/nz/index.html>) (2005/11/01)。

伊苞。2004。《老鷹再見》。台北：大塊文化。

利格拉樂·阿女烏。1997。《紅嘴巴的 vuvu》。台中：晨星出版社。

施正鋒、李安妮、朱方盈。2005。《各國原住民人權指數之比較研究》。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高正尙。2001。〈建構台灣成爲最重視原住民人權的國家〉收於許世楷、施正鋒、布興·大立(編)《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台北：前衛出版社。

高有智、楊秋蘋。2004。〈破壞山林原民原罪？〉《中國時報》7/16。

張學謙。2002。〈Aotearoa／紐西蘭的語言規劃〉收於施正鋒(編)《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台北：前衛出版社。

Indigenous Rights and Collective Memory: A Discussion of the Treaty of Waitangi

Jolan Hsieh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digenous Cultures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Cul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houfeng, Taiwan*

Abstract

The Māori,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New Zealand, signed a Treaty with the British in 1840, known as the Treaty of Waitangi. The Treaty has been seen as New Zealand's founding document.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history of the treaty and discuss the essential issues that were argued between Māori and the British Crown as well as what both sides hoped to obtain by agreeing to the treaty.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some reflections for an ongoing discussion for scholars and activists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land rights and collective memory of indigenous peoples.

Keywords: *Treaty of Waitangi*, identity, human rights, Māori, land rights, collective memories, postcolonialism